

# 山海经图的传承与流播

□马昌仪

[摘要] 从目前所能见到的明、清时代绘画与流传的16种版本的《山海经图》入手,试图修复“山海经图”的传承之链,追溯山海图的原始风貌;并探讨山海经图在国内与近邻本国的流传与变异。

[关键词] 山海图;传承系统;版本;传承与变异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887(2004)02-0069-011

## The Inheritance and Spread of Illustrations of the Book of Mountains and Seas

MA Chang-yi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102,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available picture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the 16 different editions of *Illustrations of the Book of Mountains and Seas*, (*Shan-hai Jing*) this paper tries to restore its inheritance chain and trace back to the original look of the illustrations. It also studies the spread and variation of these illustrations in China and the neighboring country Japan.

**Key Words:** *Illustrations of the Book of Mountains and Seas*; inheritance system; editions; inheritance and variation

### 一、山海经图的传承系统

古

籍图书《山海经》是一部有图有文的古代经典。山海经图有原始古图,汉所传图,郭璞注《山海经》作《山海经图赞》、陶渊明写“流观山海图”时所见到的山海图,南朝画家张僧繇与宋代校理舒雅绘画的十卷本《山海经图》,但都早已佚亡不存了。目前笔者所见到的明、清时期绘画与流传的16种山海经图本。<sup>[1]~[17]</sup>在笔者所见的十多种明、清两朝的山海经图本中,明代胡文焕的《山海经图》与明代蒋应镐绘《山海经(图绘全像)》两种版本,是山海经图的精品,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叙事方式:情节式的构图叙事与图说兼备叙事。在山海经图的传承系统中,这两种明刻山海经图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对清代多种山海经图的刻绘与传播,产生过重要的影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明刻本问世后,都曾流传到邻国日本,在异邦留下了踪迹。本文主要从两种明刻本入手,力图修复山海经图的传承之链,探讨山海图的原始风貌,追溯山海经图的流播足迹。

#### 1. 张僧繇、舒雅与后世山海经图的传承关系

清代注家毕沅在《山海经古今本篇目考》中,在

《古图亡又图十卷梁张僧繇画亦亡》的标题下,对山海经图的传承说过一段重要的话:

沅曰:山海经有古图,有汉所传图,有梁张僧繇等图……《中兴书目》云:“山海经图十卷,本梁张僧繇画,咸平二年校理舒雅铨次馆阁图书,见僧繇旧踪尚有存者,重绘为十卷……僧繇在梁以善画著,每卷中先类所画名,凡二百四十七种。”<sup>[18]</sup>

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在吴任臣《山海经广注》条目下,也对清代《广注》图本与张僧繇、舒雅古图的传承作了明确交代:

旧本载图五卷,分为五类:曰灵兽、曰异域、曰兽族、曰羽禽、曰鳞介。云本宋咸平舒雅旧稿,雅本之张僧繇。<sup>[18] (P1205)</sup>

以上两则材料,把古图以及南朝以来山海经图的传承系统连贯了起来,使我们深信,在张僧繇、舒雅与今所见的吴任臣诸图本之间,有一条传承之链。

关于张、舒与吴氏之间的传承关系,吴任臣本人在《山海经广注》<sup>[5]</sup>的序跋中也有说明:

居恒读《山海经》,每怪注多缺略,因溯厥源流,撮其梗概,为《杂述》一卷。遍罗载籍,仍冠以郭注,为《广注》十八卷。又取舒雅绘本,次第先后,增其不

备,为《图象》五卷。[《山海经广注序》康熙五年(1666年)]

右《山海经图》五卷,凡一百四十四图:为灵<sub>图</sub>者二十,为异域者二十有一,为兽族者五十有一,为羽禽者二十有二,为鳞介者三十。奇形怪物,靡不悉陈;异兽珍禽,灿然毕具……旧舒雅咸平图十卷,计二百四十二种,今登其诡异,以类相次,而见闻所及者,都为阙如云。[《山海经图跋》康熙六年(1667年)]

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勾勒出吴任臣《广注》图本与张、舒古图之间的渊源关系了:南朝张僧繇的十卷本《山海经图》首先采用把神兽禽虫分类、置于卷首的编图格局,宋代舒雅据张氏旧图,重绘为十卷;而吴任臣又取舒雅绘本,从242种(一说247种)中,把常见者删除,诡异者保留,成图象五卷,共144图。今见吴氏图本采用的正是把神、兽分五类,置于卷首的格局,可见它与张、舒古图是一脉相承的。

当代著名《山海经》校注专家袁珂对山海经图的传承系统,对吴氏图本取舍选图的原则,都有精辟的论述:

此书(指吴任臣《广注》)附载《山海经图》五卷,是根据宋代舒雅于咸平年间绘制的十卷图而重绘的。而舒雅的图,又是根据六朝梁张僧繇所绘的图。如今张、舒的古图都不可得见了,能够看到的就是吴任臣的这五卷重绘本。舒雅的十卷图共二百四十二幅,吴任臣的五卷图只有一百四十四幅,分为五类:灵<sub>图</sub>二十,异域二十一,兽族五十一,羽禽二十二,鳞介三十六(引者按:有误,应为三十)。跋文说:“今登其诡异,以类相次;而见闻所及者,都为阙如。”原来他把一般常见的都剔除了,只是取其“诡异”(富有神话意味的)精粹。这样,古图虽不可得见,然而靠了吴任臣的重绘刊刻,广为流布,仍能一脉相传,使我们见到古图精神的大概……吴任臣此举对我国古代文化艺术所作的贡献是相当大的。<sup>[19] (P391-392)</sup>

吴氏《广注》图本取舒雅绘本,从242图中,增删成144图。由此看来,吴任臣在清康熙年间注刊《广注》图本时,舒雅绘本尚未佚失。究竟舒雅绘本是什么样的?吴任臣增删的是什么样的图?舒雅绘本为什么会佚失?这些谜一般的问题,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究。

## 2.《永乐大典》中的山海经图

在明代的带图《山海经》本子中,是否留下张僧繇、舒雅绘图的踪迹呢?让我们从目前所知明初最早的山海经图谈起。

成书于明初的《永乐大典》九一〇卷里,山海经图只有两幅,一是《海外东经》的奢比尸图,二是《海内北经》的据比尸图[图1]。二图下均有简单说明。

这两幅图是作插图用的,很可能采自已有的山海经图。如果我们把《永乐大典》的奢比尸图与胡文焕图[图2],把据比尸图与蒋应镐图[图3]做一比较,便会发现,二者的形象造型有相似的地方,它们之间很可能有某种传承关系,从中或许可以找出山海经图传承之链的某些缺环。

## 3.明代胡文焕《山海经图》是传承之链的中间环节

胡文焕在《山海经图·序》中说:“《山海经》乃晋



图1 奢比之尸、据比之尸图  
明·《永乐大典》卷九一〇



图2 奢比尸  
明·胡文焕《山海经图》



图3 据比尸 明·蒋应镐绘图本《山海经(图绘全像)》

郭璞所著,摘之为图,未详其人;若校集而增补之,重绘而剞劂之,则予也。”<sup>[1]</sup>这段话说明胡文焕所做的,是山海经图的校集、增补、编辑、重绘和刻版的工作。并由此得知,在这以前,当有其他图本可供校集、借鉴和参考之用。明代的胡文焕正好处在整个山海经图传承之链的中间一环,我们感兴趣的是,可供胡氏校集与借鉴的,究竟是些什么样的图本呢?胡氏之后,又有什么图本接过胡氏的传承之棒,继续前进呢?

我们仔细地比较了胡文焕图本和清代诸图本,发现清代吴任臣图本有70多幅图,采自明代胡文焕图本。具体说来,吴氏图本的144幅图中,有71幅,亦即将近一半的图像,其构图、形象造型采自胡文焕

图本；其中，五卷《山经》占 56 图，十三卷《海经》只占 15 图。

吴氏图本采用胡氏图本图像的情况，大体可分为两种：

其一，形象造型与构图完全相同，这种情况占绝大多数。如《南山经》的类、羆，《西山经》的鳧、鼓、文鳐鱼、陆吾、毕方、天狗、神槐[图 4]、蛮蛮(兽)、駮、人面鸱，《北山经》的马腹、飞鱼、泰逢、骄虫，《海外南经》的厌火国，《海外西经》的蓐收，《海外北经》的烛阴[图 5]、相柳，《海外东经》的奢比尸、雨师妾，《海内南经》的皋阳国、巴蛇、旄马，《海内北经》的骆吾，《大荒东经》的应龙、夔，《大荒北经》的强良，等等。读者翻开山海经图，这样的例子处处可见。<sup>[17]</sup>

值得注意的是，吴任臣在借用胡本图像时，有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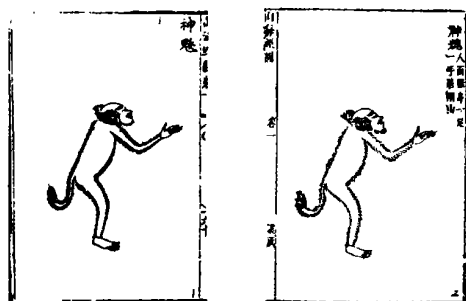


图 4 神槐 1. 明·胡文焕图本 2. 清·吴任臣康熙图本

候只考虑图像，而忽略了经文的内容，出现了图文抵牾的现象。胡文焕图本采用图说兼备的叙事方式，其图说不拘一格，博取郭璞《图赞》与《山海经》成书以来的各种记载入文，加上自己独特的理解，因此常常出现与经文不一致的图说与图像。其中，经文传抄有误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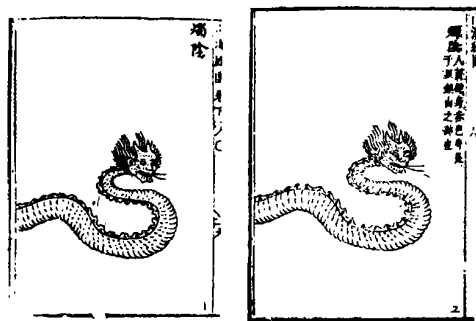


图 5 烛阴 1. 明·胡文焕图本 2. 清·吴任臣《山海经广注》康熙图本

例 1 《北山经》有竦斯鸟，经文记载这是一种“状如雌雉而人面”的鸟，但胡氏图说却误记为“状如雌雉，反(按：疑为‘人’)面”，于是便出现了与经文完全不同非人面的竦斯鸟。有趣的是，吴任臣采用了

胡氏的非人面的竦斯鸟形象，但在图释上，却仍然根据经文写着：“状如雌(按：系‘雌’字之误)雉而人面，见人则跃，出灌题山。”

例 2：《北次三经》有驺马，“其状如羆羊而四角，马尾而有距。”胡氏图说云：“归山有兽，状如鹰(音麦)而四角。”鹰是一种什么兽呢？据台北《中文大辞典》引《字汇补》：“鹰，见胡文焕山海经图。”又引《康熙字典》，“鹰，经作羆，疑传写之伪。”胡氏画工望“字”生义，把四角马画成鹰嘴马[图 7]了。

此外，《海外西经》有吉兽乘黄，其状如狐，背上有角。经文未说有几只角，《周书》与《孙氏瑞应图》以及多种山海经图本的乘黄都是背有二角的吉兽。而胡氏图说却说：“有乘黄马……背上首角。”这“背上首角”显然是“背上有角”的误写，于是，胡氏图本便出现了头上一角、背上两角、白身披发的乘黄兽[图 8]。上述数例



图 6 竦斯(竦斯)明·胡文焕图本



图 7 驺马 明·胡文焕图本 图 8 乘黄 明·胡文焕图本  
因文字错讹而形成神话，或出现神话异文异相的现象，在世界神话学中形成了一个学派，学术界称之为“语讹说”或“语言疾病说”。这种现象在各种版本的



图 9 1. 驺马 2. 乘黄  
清·吴任臣康熙图本

山海经图本中经常见到。清代学者陈逢衡在《山海经汇说》(道光乙巳版)中,还提出一种假说,认为《山海经》是后人按图释经,附会其说的结果。“图讹说”与“语讹说”都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值得认真探讨。有趣的是,吴氏图本对这种现象不加考虑,把胡氏的异形图像照搬不误[图9]。

其二,吴任臣图本借用胡氏图本的基本造型,局部有变异。

例1 《南山经》柢山有鲮鱼,经云:“其状如牛,陵居,蛇尾有翼,其羽在鮓下。”胡氏图说云:“状如牛,陆居,蛇尾,有翼在膊。”胡本的鲮鱼图为兽首鱼身,蛇尾有翼,四只牛蹄,可在陆地奔跑[图10]。而吴本的图释一如经文,其图整体造型与胡本相似,兽首鱼身,蛇尾有翼,所不同的是无足,便于陵居[图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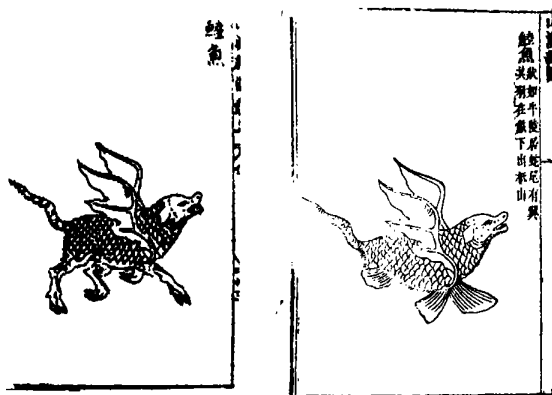


图10 鲮鱼 明·胡文焕图本 图11 鲮鱼 清·吴任臣康熙图本

例2 《山海经图》所见肥遗之蛇有二:《西山经》太华山之肥遗,六足四翼;《北山经》浑夕山之肥遗,一首两身。胡氏图本把上述二者合二而一,出现了蛇头龙身、六足四翼、两条蛇尾的肥遗蛇,名曰蟹遗[图12]。而吴任臣为肥遗蛇设两幅图:太华山的肥遗蛇头龙身,六足四翼,其图取自胡本,所不同的是,吴本图只有一条蛇尾;而浑夕山之肥遗,是一条一头双身蛇[图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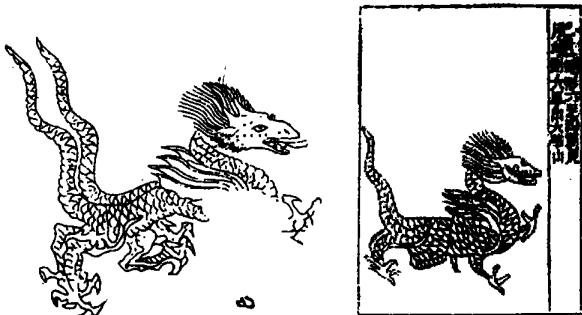


图12 明·胡文焕《山海经图》

图13 清·吴任臣《增补绘像山海经广注》近文堂图本

综上所述,吴任臣《广注》图本大量采用胡文焕《山海经图》的图像入书,使我们有理由相信,胡文焕图本是张僧繇、舒雅与吴任臣图本之间传承之链上的一个不可忽视的中间环节,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胡文焕图本有可能以张、舒图本作为借鉴和参考。这一现象对我们探讨古图与今所见图之间的传承系统,再现古图的原貌,进一步探讨《山海经》这部有图有文的奇书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 二、流传与变异:四川成或因绘图本

在清代,两种明刻山海经图以各自的方式流传,至民国初年,全国各地印行的带图《山海经》本子,有了不少变异。如上海锦章图书局于民国8年(1919年)印行的《山海经图说》校正本[图14],共四册,是根据清代毕沅图本印刷的,共收图144幅,其选图和结构,一如毕沅图本,图上有神名、释名、郭璞图赞。只是在编排上,改毕沅本的一图一神为一图多神,形式上似连环图。图像也以毕沅图本为依据,但图像经过加工修饰,那些线条清晰匀称、眉目清秀、轮廓分明的神和兽,加上活字排印的图赞,一看便感觉失真,老本子神与兽的古朴与神韵丢失了不少。但总的来说,仍然不失是一个有看头、有味道的本子。



图14 《山海经图说》(校正本) 上海锦章图书局民国八年(1919年)印行

现藏匈牙利东方艺术博物馆的《新出山海经希奇精怪后本》[图 15],上海(上洋)久和斋印行,估计也是民国初年的印本,图上尽是些鱼精、鸡精、狐狸精、羊精等等,完全失去了《山海经》的本来面目。



图 15 《新出山海经希奇精怪后本》 上海(上洋)久和斋印行现藏匈牙利东方艺术博物馆

在此,我们想重点对四川成或因绘图本做些介绍。四川重庆图书馆藏清咸丰五年(1855 年)顺庆(即今南充地区)海清楼刻印的《山海经绘图广注》[图 16],署清吴志伊注,成或因绘图。全书共四册,长 24 厘米;卷末有“蜀北梁城成或因绘图”字样,另有方印;还有“顺庆城内府街盛海清楼发兑”字样。<sup>①</sup>



图 16 清·成或因绘《山海经绘图广注》书影

四川成或因绘图本,在设图、绘图等许多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

1. 此书标明清吴任臣(志伊)注,但在设图与编排格局上却与康熙年间的吴任臣图本迥然不同。清代吴任臣图本共收图 144 幅,按灵祇、异域、兽族、羽禽、鳞介五类编排,采用的是无背景的一神一图格局。而四川成或因绘图本在设图与编排上,却采用了明代蒋应镐绘图本的有山川背景的一图一神或一图多神的格局。如蒋绘本第 24 图[图 17],描绘的是《北次三经》的精卫、领胡、象蛇、鲇父鱼、飞鼠、辣椒、酸与的故事;成或因绘图本第 24 图[图 18]在设



图 17 明·蒋应镐绘图本第 24 图



图 18 清·成或因绘图本第 24 图

图、造型等方面,参照了蒋绘本,但形象却有了不少变异。又如蒋绘本第 68 图[图 19]描绘的是《大荒西经》中的女娲、狂鸟、长胫国、女丑尸、弁兹的故事,成或因绘图本第 68 图[图 20]的设图、布局、造型、



图 19 明·蒋应镐绘图本第 68 图



图 20 清·成或因绘图本第 68 图



图 21 日本《中国明清の绘本》选用的成或因绘图本

背景也大致相同。我们注意到,日本《中国明清の绘本》<sup>[20]</sup>第 105 图选用的《山海经》图[图 21],便采自成或因绘图本,只是编者把图上的人面鸟身珥蛇的海神弁兹错当作女娲了,画面左上方的人面蛇身神才是女娲。

2. 明显的宗教化是成或因绘图本的一个特点。如把蒋绘本《中次十二经》第 39 图的帝二女[图 22]画成两个浓妆富态的贵夫人,身后有佛光[图 23]。

<sup>①</sup> 四川成或因绘图本由好友张胜泽搜集、拍照,由历史博物馆郑婕临摹,特此致谢。



图 22 帝二女 明·蒋应镐绘图本第 39 图

3. 注重故事性, 带有连环画的倾向是成或因绘图本的另一特点。蒋绘本也擅长用图来讲故事, 但成或因图本用图讲故事的方式却与之不同。例如, 蒋绘本第 45 图描绘的是《海外西经》丈夫国、并封、



图 23 帝二女 清·成或因绘图本第 39 图

女子国、轩辕国、乘黄、肃慎国的故事[图 24], 成或因绘图本第 45 图[图 25], 其画面讲述的故事也一样, 但后者由于要突出女子国的景象, 把轩辕国、丈夫国、并封等安排在画面的上方和右方, 而在大半的篇幅上, 画了 24 个裸女在水中沐浴, 岸上还站着 3 个着装举扇的女子, 沐浴女子向岸上女子招手, 似乎在诉说些什么。成或因绘图本的画面似乎更具世俗色彩, 但离开《山海经》的内容与风格显然是越来越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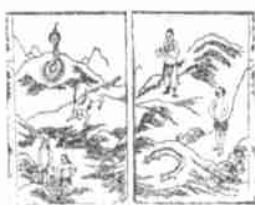


图 24 明·蒋应镐绘图本第 45 图



图 25 清·成或因绘图本第 45 图

### 三、传播之谜一: 日本的 《怪奇鸟兽图卷》

《怪奇鸟兽图卷》[图 26] 是日本江户时代(1603 ~ 1867, 相当于中国的明、清时代)根据中国的《山海经》与图本绘画的图册, 2001 年初由日本文唱堂株式会社出版, 共收图 76 幅。日本著名神话学家、《山海经》研究专家伊藤清司在该书前面《关于怪奇鸟兽图卷的解说》<sup>[21]</sup> 一文中说:

在江户时代, 一位有绘画素养的人画了一部奇妙的画卷。

这部传世的手绘画卷题为《怪奇鸟兽图卷》。其中有 76 种形态各异的鸟兽相继登场。作者身世不明, 但可以断言, 这些怪兽奇鸟的来源都是中国大陆, 都是江户时代的人们从未目睹的怪异的鸟兽。

其中的多数曾见于中国的《山海经》。《山海经》的成书, 远远早于江户时代。它是中国的一种地理志, 其中载有栖息于各地山川的奇形怪状的诸神与妖怪。《山海经》成书于何时, 尚无定论, 可能最迟在战国时代已具雏形, 至前汉末, 已成为具备完整形态的、传世的《山海经》了。

据说在此书中, 曾有称为《山海图》的妖怪类图画。至于文与画的关系, 一种意见认为是图的解说, 即先有《山海图》, 《山海经》是其图画的说明。另一种意见是附图说, 即与前一说相反, 认为先有《山海经》, 图画的依据乃是经文。文先于画, 还是画先于文, 尚未解决。但无论如何, 在相当于日本古代国家形成期的六朝时代, 《山海经》已有图画, 郭璞所著《山海经图赞》的存在, 可为明证。而令人遗憾的是, 此书中的图画并未流传下来, 当时的图画是何种形态, 已无从了解。

《山海经》在奈良时代或更早便传入日本。在奈良市内长屋王邸迹出土的约为天平年间的木简中, 有“山海经曰大”字样, 其背面有墨书的《山海经》经文的片段。由此可知, 当时确有一部分人阅读过《山海经》。不仅如此, 有学者认为, 当时此书有可能作为编纂风土记一类书的参考; 或者, 担任遣唐使的官员及其同行者们前往陌生的中国大陆时, 曾把它作为导游的读物。

然而, 在其诞生地中国, 《山海经》却长期为读书人所忽视, 甚至被贴上荒诞无稽之书的标签, 很少有人阅读, 而长眠于书库之中。可能因此, 在日本, 与其他从大陆传来的书籍相比, 几乎未被提及。及至



图 26 日本《怪奇鸟兽图卷》封面

明代以后,中国学者才有人注意到此书的价值,加以详注,并配上图画印刷出版。此书在我国里巷之间也颇受欢迎,在江户时代,和刻本的《山海经》(日本出的木板书)问世,甚至出版了仿制的《和制山海经》,即面向好事者的伪书,并附有图画。

名为《怪奇鸟兽图卷》之画卷,可能是在江户时代这一背景下产生的。所绘鸟兽类多为想像上之存在,在动物学的分类上,无多大意义。按此图卷之分类,属于鸟类的30种,属于兽类的46种。在这些怪异鸟兽中,除二成之外,大部分与《山海经》之绘画一致……与其说是日本的有识者读了《山海经》的经文推测而绘,不如说可能是以清代问世的《山海经》图为底本,加以描摹,施以色彩的。

绘画相当细致,每图皆有墨书的怪异鸟兽名称,并附有草书的简短说明。其说明大概是从《山海经》及其他书刊的有关记事摘录的……

我对于江户时代的绘画,知之甚少。此书作者生于江户时代的哪一阶段,是何许人物,全然不明。此人似乎汉文造诣不深,而且不善思考,解说词中有不少明显的错误与误读……

按柳田国男的解释,所谓妖怪,乃是已失却神威的诸神的沦落形态。从《怪奇鸟兽图卷》之内容推测,作者似为好事者。所载录的鸟兽之多数,大体为柳田所谓妖怪之类,或视为珍奇鸟兽而乘兴录之。作为其底本的《山海经》的怪鸟奇兽,大多如前所述,成为各地镇守山川之鬼神,即“地方诸神”而为当地人所敬畏,成为信仰与祭祀的对象。这些神灵,随着时代推移,也有荣枯盛衰,形态异常的怪异诸神逐渐淡化。落魄的它们常出没于乡里,以变态为武器,专门威吓世人而沦为所谓妖怪了。不然,也可以改变它们的奇怪外貌,转化为人的形态而享受大众的祭祀了……

《山海经》在千数百年前已传入日本,并有人阅读。降至近代,又有日本刻本流布,乃至出版了《怪奇鸟兽图卷》。但所绘鸟兽多止于趣味性绘画的范围,在日本社会文化中并未扎根。其原因不能简单作答。总之,可能由于中国的妖怪,乃是由鸟兽鱼虫构成身体各部位而存在的复杂的合成动物。中国人爱好人工修饰之物,日本人的气质则安于淡泊,其文化的差异,在两国的妖怪中也可见一端。

中国的妖怪未能在日本社会文化中扎根,但也有例外,如九尾狐。此妖怪不仅迷惑过中国帝王,也曾化作名为玉藻前的美女,使日本的鸟羽帝陷于苦恼。结果它在东方的下野之国(栃木县)的那须野原被杀。这就是流传至今的杀生石传说。

妖怪类原本是在民间俗信中保存下来的,因此,有关的文字与荒唐绘画之输入,当然不会在日本社会中深深扎根了。其结果是,有些读书人与为政者

接受了来自中国的祥瑞思想,惟独与此有关的龙凤之类的瑞兽、灵鸟也就在日本社会保存下来了。

那么,中国人所敬畏的怪神与出没于里巷的妖怪,是否从未传入日本,或不曾长期流传呢?绝非如此。来自大陆的怪神与妖怪确存在于日本。在谈到它是何等存在之前,要先交代一点。此《怪奇鸟兽图卷》之主要底本《山海经》中的怪鸟奇兽,或此图卷所采录的、其他古文献中登场的怪鸟奇兽,不过是实际存在于各地的怪神、妖怪的极少部分。无缘托于文人之笔或载于文献而存在于民间的却是无数的。那些怪神妖怪们不是通过《山海经》,而是通过大陆与日本时断时续的人员往来,以及不见于记录的文化交流传入日本的,应为数不少。如载于《古事记》、《日本书纪》的多头多尾八股大蛇,即其一例。故事、传说及里巷杂谈中出现的独眼一足妖怪,或长颈妖怪,也是例证。“切舌雀”故事中的贪心老太婆背着的大柳条箱中有不少妖怪。如果调查一下它们的户籍,会怎么样呢?其原籍在中国的,肯定不止于一目小僧和长颈妖怪吧。

《怪奇鸟兽图卷》纵27.5厘米,长13.12米,是成城大学图书馆的藏品。在施彩的各画上部,有草体墨书的名称及解说词。虽尚无确证,执画笔者与墨书解说词者,当为同一人……

伊藤清司教授对《怪奇鸟兽图卷》一书的内容、编撰者、绘画者做了详细的介绍;对《山海经》母本中图与文的关系,对《山海经》与《山海经图》在日本的流传,中日两国文化对神怪形象审美的差异等等,都发表了精辟的见解,对我们深入探讨及研究《山海经》与图的传播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这里,笔者只想把中国胡文焕的明刻本《山海经图》与日本《怪奇鸟兽图卷》(简称日本图本)做些比较,为进一步考察《山海经》与山海经图在日本的传布,以及中日两国文化的交流,提供一些以前不知道的信息。

伊藤教授认为日本图本有可能以清代的《山海经图》为底本,加以描摹,施以色彩的;因而在该书书后附上了清代汪绂《山海经存》的全部山海经图,以供比较。笔者把日本图本与见到过的十多种明、清《山海经图》认真加以分析比较,发现日本图本与明代胡文焕图本有一些明显的相同点,又各有独具的特色。

#### 1. 两个山海经图本的设图

设图指的是选择什么样的神与兽并为之作图,这应当是探究山海经图本的关键。胡文焕图本为16开本,合页连式(即由两页组成一图),右图左说,采用的是无背景一神一图的格局。神怪鸟兽的编排



没有规则,既不按神、兽、鸟、虫分类,与18卷经文也不相配合。全本共有图133幅,见于《山海经》经文记述的神与兽,共110幅,其中神祇16幅、异域2幅、怪兽52幅、奇禽23幅、鳞介(鱼蛇虫)17幅。未见于《山海经》经文的神与兽,共23幅。

日本图本的图共76幅,其设图有四种情况:

(1)见于《山海经》文本,又见于胡文焕《山海经图》者,共56幅。其中,神祇9幅、异域2幅、怪兽31幅、奇禽13幅、鳞介1幅。其神名及分类如下:

第一类 神祇(共9幅):鸟身龙首神、鼓[图27]、陆吾、帝江、神槐、相柳、奢比尸、彊良、烛阴。

第二类 异域(共2幅):厌火国、棠阳国。

第三类 怪兽(共31幅):九尾狐、猾褊、鼈、鼯、葱聋、器、猛豹、兕、狡、狰、天狗、灌、驳、穷奇、脯疏、孟槐、耳鼠、旄牛、天马、飞鼠、辣辣、蜚鼠、朱獳、蜚蜋、当康、闻獬、乘黄、旄马、貍吾、天犬。



图27 鼓 日本图本

第四类 奇禽(共13幅):鵙、瞿如、数斯、鸾鸟、鬼侯、比翼鸟、毕方、鸱、鸛、棘斯、精卫、絜钩、軃蜎。

第五类 鳞介(共1幅):肥遗。

(2)未见于《山海经》文本,而见于胡文焕图本者,共10幅:白泽、玄珣、玄鹤、青熊、龙马、赤狸、鸞、鸛、犬、首耳、獬。

(3)见于《山海经》文本,胡本无图,为日本图本所独有者,共4图:白雉、羚羊、灵羊(《西山经》麋)、白鹿。

(4)未见于《山海经》文本,胡本也无图,为日本图本所独有者,共6图:驼鸡、长尾鸡、马鸡、福禄、吼、猴。

从以上二书在设图方面的比较,可以看出:

第一,日本图本共76图,有66图见于胡文焕图本,恐怕不会是偶然的现象。

第二,胡氏图本的神名与兽名,有不少与《山海经》的现行本不同,一部分采自其他典籍,也有画工、刻工书写的俗字、异体字,甚至错字。有趣的是,这些怪异的字同样也出现在日本图本中。例如,《西山经》的神陆,是神陆吾漏掉了吾字;《海外北经》的相柳氏,是相柳的误笔;《北山经》棘斯是棘斯的异体字;等等。又如,《南山经》的鸟身龙首神,名为鵙神;《海外东经》的奢比尸,名为奢尸;《海外南经》的厌火国,名为厌火兽;《南山经》的鼈,名为长鼈;《西山经》的蜚蜋,名为比翼鸟;《西山经》的鸛名为鸛;等等,都

是这些神与兽的异名。凡此种种,日本图本全部照搬。这样的例子有将近二十个之多,如果不是有胡氏图本作参照,恐怕不会采用相同的处理方式,或出现同样的错误。

## 2. 编排格局的异同

与胡文焕图本一神一图、左文右图的编排格局不同,日本图本系长13.12米,宽27.5厘米的彩色长卷,图像相互连接成卷,个别图像有重叠。每一个图像的上部有草体墨书的解说词。据伊藤教授分析,作画者与解说者当为同一人。日本图本的选图偏重于怪兽(共31图)与奇鸟(共13图),故以《怪奇鸟兽图卷》命名;但也兼及神祇、异域、怪蛇,后三类只占12图。《怪奇鸟兽图卷》虽是长卷式,但图像的编排却非连环结构,图与图的先后排列没有规律,既不按神、兽、鸟、虫的分类法,与《山海经》18卷经文的顺序也没有关系。日本图本中的图,除白雉、毕方鸟、厌火兽、龙马等少数图像有简单背景外,其余均无背景。目前所见《怪奇鸟兽图卷》一书中的一神一图、每图有神名、释名的编排方案,是日本成城大学民俗学研究所研究员矶部洋子研究的成果;而每图下面的解说则系伊藤教授所撰。

## 3. 图像造型与风格

(1)日本图本的某些图像在艺术造型上有借鉴了胡文焕图本的痕迹。胡文焕图本的特色是用图画与图说配合来讲故事,图与说相配,每出新意。胡氏善于汲取郭璞《图赞》与各种典籍的记载以丰富图说;他还把经文中多次出现的同名异形的神合二为一,加上自己独特的理解,从而创造出一些与经文完全不同的图说,其图像造型也常有别出心裁之举,画出一些与经文、与其他图本都不一样的图像来。有趣的是,胡氏对某些《山海经》形象的独特处理,在日本图本中也有所反映。

例1 《北山经》有棘斯鸟,经文中说,此鸟“其状如雌雉而人面”,一些山海经图本都画成人面鸟。而胡氏图说却说:“状如雌雉反面”,“反面”显然是经



图28 棘斯 明·胡文焕图本



图29 棘斯 日本图本



文“人面”之误。这样,胡本便出现了非人面的竦(疎)斯鸟[图 28];日本图本不加考虑,把竦(疎)斯鸟[图 29]画成非人面鸟。

例 2 《大荒北经》有彊良,经文说“有神衔蛇操蛇”。衔蛇操蛇是彊良的形象特征。蒋应镐绘图本、汪绂图本的彊良图像都是衔蛇操蛇;而胡氏的彊良图与经文不同,彊良口衔蛇而手不操蛇[图 30],其图说云:“大荒山北极外,有口衔蛇,其状虎首人身。”日本图本的彊良图[图 31],同样只衔蛇而不操蛇。

此外,日本图本有个别图像,如鵄神、毕方鸟、帝江等等,依稀可以看到胡氏图像的影子,但只能说明日本画家在绘画《图卷》时,有可能见到胡氏图本,留下印象而已。



图 30 彊良 明·胡文焕图本



图 31 彊良 日本图本

(2)日本图本在形象造型上有自己独特的特色,体现了日本画家对《山海经》的独特理解。

例 1 《海外北经》有烛阴,经中说,此神“人面蛇身,赤色”。今见日本图本的烛阴[图 32]人面蛇身,蛇身有红色斑纹,蛇背泛绿。最有意思的是,烛阴的人面被画成女性,长发垂肩,梳成发髻盘在头上。此神名烛阴,阴是女性,画家有可能据此而画成女性神的模样。



图 32 烛阴 日本图本

例 2 《西山经》太华山有肥螭,是一种六足四翼的凶蛇;《北山经》浑夕山有肥遗,是一种一首两身的凶蛇;二者都是大旱之兆。再者,《西山经》英山有肥遗鸟。三者是形状与功能完全不同的生物,胡文焕图本把前二者合二而一,出现了一首两身、六足四翼的怪蛇蟹螭[图 33]。更为有趣的是,日本图本把两种肥遗蛇、一种肥遗鸟三者合而为一,出现了鸟首

蛇身、双尾四足四翼的蟹螭[图 34],这一全新的形象,在《山海经》以及已见的各种版本的山海经图中,都没有见过。



图 33 蟹螭 明·胡文焕  
《山海经图》



图 34 蟹螭 日本图本

例 3 《东次四经》钦山有当康(胡本与日本图本均作当庚),是一种兆丰年的吉兽,经文中说“其状如豚而有牙”,各种图本都把当康画成猪状兽,而日本图本却画成人面兽[图 35]。



图 35 当康(当庚) 日本图本图



图 36 九尾狐 日本图本

(3)与目前所见各种版本的山海经图都采用的线绘图法不同,日本图本采用工笔彩绘,绘图细腻,形象逼真,注重细部、特别是眼睛与面部表情的刻画。如《南山经》之九尾狐[图 36]、《海内北经》之驺虞[图 37]等图像,目光炯炯,堪称神兽。又如《海



图 37 (1)驺虞之特写



(2)驺虞 日本图本



图38 相柳(相柳氏) 日本图本

外北经》之相柳[图38],人面九首蛇身,九个人头个个有精神。从图像的造型、绘画、线条与色彩来看,绝不是随意之作,是有经验的画家的作品;特别是色彩,为此书增色不少,是笔者所见到的惟一一部彩色山海经图。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初步推断,日本图本在设图和某些图像的造型上,有可能参考了明代胡文焕的《山海经图》;但在绘图

上却完全是日本式的,极有个性,反映了日本画家的风格和特色,描绘出日本人心目中的《山海经》。

然而,作出以上推断,笔者实在没有充分的把握。一方面,如果说日本图本与胡文焕图本没有关系,为什么76幅图中,有66幅见于胡氏图本;而其中未见于《山海经》、却见于胡氏图本的竟有10幅之多?为什么胡氏图本上的异字、俗字、甚至错字,胡氏对某些图像的奇特造型,都原封不动地出现在日本图本上?从另一方面看,如果说,日本图本有可能参考了胡氏图本,又有什么文献记载可以证明呢?由于胡氏图本流传不广,在中国知者不多。此图本在明代万历二十一年,即1593年刊行,而在日本的江户时代(1603~1867),有机会、有可能见到胡氏图本的日本人,会是些什么人呢?绘图者不仅有相当高的汉文造诣,喜爱《山海经》,而且对之有一定的了解,说明此前《山海经》在日本已经有所传播。我们最感兴趣的是,中国的山海经图,特别是流传不广的胡文焕图本是什么时候、由什么人、以什么方式传入日本的?这些谜一般的问题,正是笔者要向读者和中日两国专家学者求教的。

当代作家和藏书家黄裳在《晚明的版画》一文中说:“我国明刻附有版画的书籍,在日本还保存着大量实物。内阁文库、尊经阁文库、宫内省图书寮、东京帝大、早稻田大学、无穷会等处都有所收藏。其中建阳书坊刻本尤为重要,往往是国内已佚的孤本。日本私人藏书家也非常重视明刻插图书,研究中国版画史……我想在中日文化交流的这个方面,前景是广阔的。”<sup>[22]</sup> (P191) 江户时代《怪奇鸟兽图卷》的发现与出版,为研究明刻《山海经图》的传播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日本伊藤清司教授以及成城大学民俗学研究所的专家对此做出了重大贡献,希望他们能取得更多的成果。

## 四、传播之谜二:日本下的西出土 绘画板上的山海经图

日本平成13年(2001年),日本庆应大学《史学》第70卷第2号发表了桐本东太与长谷山彰两位教授的文章《山海经与木简——下的西遗迹出土的绘画板》。<sup>①</sup>文中说,1997年日本新潟县三岛郡和岛村所在的下的西遗址出土的木制品绘画板[图39],上面画着用绳子绑着的人,此人有鼻子有眼。木简学会田中靖先生解释说,画面表现的是被绑着砍头的人,或表现巫术世界,与古代的刑法有关。不可理解的是,下面的图不知所云。文章的作者指出,画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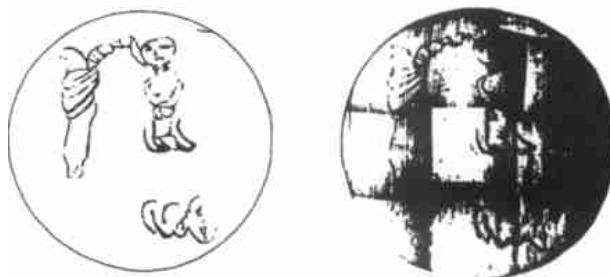


图39 日本下的西绘画板上的《山海经》形象  
左图为临摹 右图为红外线写真

刻画的是《山海经·海内西经》所记载的贰负臣危在疏属山被处刑的情景。画面的上方是危,人面、头发、耳朵省略,双手被绑;画面的下方是被危杀死的天神 窳,人面蛇身,头上有二圆目,身躯弯曲似蛇。这一情景与江户时代和刻本《山海经》所载的图像[图40](也就是我们所见到的明刻本蒋应镐绘图本第55图)相同。绘画板上的两个图像,给研究者提出了许多有趣的问题:



图40 明代蒋应镐绘《山海经(图绘全像)》第55图

① 此文是伊藤教授提供,特此致谢。

第一,专家认为,下的西绘画板是奈良时代的作品。奈良时代相当于我国的唐代。据研究,在奈良时代或更早,《山海经》便已传入日本,在奈良市内长屋王邸迹出土的约为天平年间的木简中,有“山海经曰大”的字样,其背面有墨书的《山海经》经文的片断。而附有图画之《和刻本山海经》则晚至江户时代(相当于我国的明、清时代)才问世。那么,奈良时代绘画板上的图,是根据《山海经》经文还是根据图本绘制的?两位日本教授在文章中说,离中央地区这么远的新县,谁会读《山海经》?如果认为大家都读,那是不可能的。下的西遗址在官邸,不是在民间,地方官员读《山海经》的可能性很大。当时,日本人在写《风土志》的时候,有可能以中国的《山海经》与地理志作参考,《山海经》有可能成为他们画这幅图的底本。然而,说绘画板是日本人根据山海经图本绘制的,也是有道理的。郭璞的《图赞》,陶渊明的“流观山海图”诗句,都说明《山海经》古代有图。或许,奈良时代传到日本来的《山海经》有图,日本人的绘画板就是参考了此类图而绘制的也有可能。

第二,下的西出土绘画板上的这幅简单的图画,画的是《山海经》中危与𪔐的故事,这一点似乎并没有异议。问题是,如果是根据经文所绘,为什么画得和明版蒋应镐绘《山海经(图绘全像)》第55图的结构一样呢?如果是根据图本所绘,奈良时代(唐代)有可能传到日本去的,会是什么样的山海经图本呢?

就目前所知,古老的《山海经》原是一部有图有文的经典,但古图、汉所传图均已亡佚,六朝张僧繇、宋代舒雅绘制的十卷本山海经图也没有流传下来。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列举的97种“述古之秘画珍图”中,就有山海经图,但唐代的山海经图,谁也没有见过。奈良时代的绘画板如果是以中国的图本为根据的,这一发现对修复《山海经》古图的传承之链,探索《山海经》的东传,无疑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怎样解释下的西绘画板与明代蒋应镐绘图本第55图在结构上的相似呢?明代蒋应镐绘画的《山海经(图绘全像)》于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刊行,奈良时代与万历相距有数百年之久,其画家不可能以明代的作品为依据,两者是不可能有关联的。这样说来,难道两者有另一个共同的图本作为依据吗?这些谜一般的问题,同样是笔者要向读者和中日两国专家求教的。

第三,两位日本学者还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下的西绘画板为什么选择了危与𪔐的故事图像呢?他们认为,这不是偶然的。早在中国的西

汉年间,刘秀的《上山海经表》中就曾提到过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当是《山海经》中有代表性的重要场景;因而,读《山海经》时,读者首先就会注意到这个画面。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学者对中国的古籍多么熟悉,多么精通。■

## [参 考 文 献]

- [1] 明·胡文煊编. 山海经图[M]. 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版.
- [2] 明·蒋应镐武临父绘图. 山海经(图绘全像)十八卷[M]. 聚锦堂刊本, 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版.
- [3] 明·王崇庆释义, 蒋一葵校刻. 山海经释义(十八卷)[M]. 明万历二十五年始刻,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刊行.
- [4] 明·蒋应镐绘图本: 山海经(十八卷)[M]. 日本刊本.
- [5] 清·吴任臣注. 山海经广注(附图全五卷)[M]. 康熙六年(1667年)版.
- [6] 清·吴任臣注. 增补绘像山海经广注[M]. 金阊书业堂藏版,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版.
- [7] 清·吴任臣注. 增补绘像山海经广注[M]. 佛山舍人后街近文堂藏版.
- [8] 清·吴任臣注, 成或因绘图. 山海经绘图广注[M]. 四川顺庆海清楼板, 咸丰五年(1855年)刻印.
- [9] 清·毕沅注. 山海经[M]. 光绪十六年(1890年)学库山房仿毕(沅)氏图注原本校刊.
- [10] 清·郝懿行撰. 山海经笺疏[M]. 光绪十八年(1892年)五彩公司三次石印本.
- [11] 清·汪绂释. 山海经存(图九卷)[M].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立雪斋印本.
- [12] 古今图书集成·禽虫典[M].
- [13] 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M].
- [14] 古今图书集成·边裔典[M].
- [15] 山海经图说(校正本, 据毕沅图本排印)[M]. 上海锦章图书局, 民国8年(1919年)版.
- [16] 怪奇鸟兽图卷(76图)[M]. 日本文唱堂株式会社, 2001.
- [17] 马昌仪. 全像山海经图比较[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3.
- [18] 四库全书总目[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 [19] 袁珂. 中国神话史[M].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8.
- [20] (日)中国明清の绘本[M]. 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 昭和62年.
- [21] (日)伊藤. 关于怪奇鸟兽图卷的解说[J]. 中国历史文物, 2002, (2).
- [22] 黄裳. 榆下说书[C]. 北京: 三联书店, 1982.

收稿日期 2003—08—15

[责任编辑 周耀明]

[责任校对 廖智宏]

[作者简介] 马昌仪(1936~), 女, 广东广州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邮编: 100102。